



正经

卓鉴第一
辩奸第二
藏锋第三
远虑第四
周详第五
伟度第六

[清] 宋宗元 编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【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经 典 文 库 】

珍 藏 版

正 经

十
庫

[清] 宋宗元 编

吉 林 摄 影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· 正经 / (清) 宋宗元 编. — 长春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03.8
· (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. 第 3 辑 / 佟维学主编)
ISBN 7-80606-671-3

I. 正… II. 宋… III. 笔记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46362 号

策 划 ☐ 忠 平 责任编辑 ☐ 晓 平 封面设计 ☐ 陈 非
出版发行 ☐ 吉林摄影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
邮 编 ☐ 130000
经 销 ☐ 新华书店
电脑制作 ☐ 云鹤图文设计制作中心
印 刷 ☐ 西安新华印刷厂
版 次 ☐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开 本 ☐ 850 × 1168 1/32
印 张 ☐ 140

ISBN 7-80606-671-3/I · 38

定 价 ☐ [全 20 册] 200.00 元 (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)

前

言

《正经》是一部讲述中国人立身处世方法和技巧的谋略书，全书共收录了500多个历史故事，阐述了从政技巧、理乱之术、用兵之道、驭人之术、用人之道、言辞应对以及断案、救荒、理财、进谏、平叛、诡智、奇谋等等，几乎涵盖了人生的各种境遇及每个不同阶段的主要问题。

《正经》不以阴谋诡诈蛊惑人心，注重“正心术”的奇谋奇智，提倡光明磊落的为人处世风尚，是一部光明正大地反映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的必读书。

《正经》的作者宋宗元，字鲁儒，清末长州（今江苏苏州市）人。他曾在清末为官，是名闻一时的大学士，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。《正经》的编撰成书，即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。

《正经》的取材范围来自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史书记载，上下长达4000余年，尤其多采自春秋战国以来较为可信的史书及后来备受推崇的“正史”，人物事迹大多真实可信，从而又从一个侧面为人们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及人生，提供了一个史料。

从内容上来看，《正经》30卷几乎涉及了从政处世的方方面面。前9卷先从初次涉足政坛应具备的远见卓识谈起，直到交往过程中的辨别奸恶、图谋进取时的深藏不露、处理日常事务时的深谋远虑、事前筹划时的周密细致以及为官时的宏伟度量、宽容气度、博爱胸怀等，基本是用行为修养来统揽处世的方法和经验。后21卷主要从处理政事的各个方面及治国理

Yhx064.15

民的角度谈起。

《正经》原文是较艰深的文言文，为了便于读者阅读，我们按原书体例逐段译成现代汉语。译文以直译为主，力求忠实原文，个别因古今语言差异难于直译的地方，则辅以意译，并力求准确、简洁、流畅。

水平所限，译文不当及不妥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原谅并诚切欢迎广大读者批评、指正！

编者

2003年8月

目

录

卓鉴第一.....	(1)
辩奸第二.....	(4)
藏锋第三.....	(10)
远虑第四.....	(19)
周详第五.....	(27)
伟度第六.....	(35)
宽容第七.....	(40)
压邪第八.....	(46)
博爱第九.....	(58)
刑戒第十.....	(62)
政术十一.....	(67)
荐亲友十二.....	(73)
治本十三.....	(75)
粒民十四.....	(80)
妙判十五.....	(87)
师谋十六.....	(99)
运筹十七.....	(114)
钱法十八.....	(122)
讽谏十九.....	(127)
辞锐二十.....	(137)
善应二十一.....	(148)

驭人二十二·····	(156)
利导二十三·····	(163)
沉机二十四·····	(171)
穷变二十五·····	(178)
处嫌二十六·····	(188)
平乱二十七·····	(195)
息纠纷二十八·····	(200)
诡智二十九·····	(205)
奇谋三十·····	(209)

卓 鉴 第 一

【提要】

本卷主要从初入仕途、身居高位、与同僚及上级交往、从政治潮流中激流勇退等四个方面，来谈论从政应具备的远见卓识。

【原文】

目虽明不能见其睫，蔽于近也；登高而望远，视非加察，而梓若指掌。人之识量相万，岂不信欤？懵者暗于当事，智者烛于先机。如鉴所悬，维高莫掩矣。夫前人已事，卓尔有立，其辩妍媸、规得失、料成败，超超乎鉴无遗照者。余不敏，窃愿于此借鉴焉，爰约畧而备论之。

【译文】

眼睛虽然明亮却不能看到自己的眼睫毛，这是由于距离太近的缘故；登到高处可以望远，视力并没有增加，然而看远处却好比看手掌一样清楚。人认识事物的能力和方法多种多样，怎么能不相信呢？愚蠢的人不明白眼前的事物，明智的人却能明察即将发生的事情。这就像明镜一旦高悬，是没有办法遮掩住它的光亮的。前人的经历中，有不少突出事件，他们辨别好坏、区分得失、预测失败，高超得像明镜般一览无余。本人并不聪慧，私下里想在此以历史故事作借鉴，选择出一些来一一加以论述。

【原文】

宋范纯夫言：“曩子弟赴官，有乞书于蜀公者，蜀分不许，曰：‘仕宦不可广求，人知受恩多，难立朝矣。’”。

【译文】

宋朝的范纯夫说：“过去，蜀公的子弟将要赶赴上任，向他乞求题字，蜀公不给题。蜀公说：‘当官的人不能到处求人，别人知道你受人恩惠多，你就没有办法做好官了。’”

【原文】

汉马援尝谓梁松窦固曰：“凡人贵当可贱，如卿等殆不可复贱，居高坚自持，勉思鄙言。”松后果以贵满致灾，固亦几不免。

【译文】

汉朝的马援曾经对梁松、窦固说：“普通人富贵之后还可再经受得起贫贱，可你们却不可以再过贫贱的生活，身处高位要牢固地把握住自己。希望你们好好考虑我的话。”梁松后来果然因为富贵而招致灾祸，窦固也差一点不能把握住自己。



【原文】

汉建武中，诸王皆在京师，竞修名誉，招游士。马援谓吕种曰：“国家诸子并壮，而旧防未立，若多通宾客，则大狱起矣，卿曹戒慎之。”后果有告诸王宾客生乱。帝诏捕，更相牵引，死者以千数。种亦与祸，叹曰：“马将军神人也！”

【译文】

汉朝建武年间，各诸侯王都住在京城，竞相树立自己的名声，招揽游士。马援对吕种说：“朝廷和各诸侯王同时壮大，而原来的防范措施却没有建立起来，如果过多地招揽宾客，大的案件就会兴起。你们应该谨慎的戒备。”后来果然有人告发各诸侯王的宾客作乱造反。皇帝下令逮捕，加上相互牵连告发，被处死的有上千人。吕种也因此而遭祸，他感叹地说：“马援将军实在是神人呀！”

【原文】

申屠蟠生于汉末，游士汝南。范滂等非议朝政，自公卿以下，皆折节下之。太学生争慕其风，以为文学将兴，处士复用。蟠独叹曰：“昔战国之世，处士横议，列国之王，互相拥瞻先驱，卒有坑儒焚书之祸，今之谓矣！”乃绝迹于梁碭山间，因树为屋，自同佣人。居二年，滂等果罹党锢，或死或刑，惟蟠超然免于评论。

【译文】

申屠蟠生于汉朝末年，游历于汝南。范滂等人诋毁谈论朝廷的政事，从公卿以下的官员们，一个个都奉迎跟随。太学生们都争相景仰他们作风，认为文学即将兴盛，在野的士子将要被启用。申屠蟠独自感叹说：“以前战国时代，士子们各发议论，各

国的帝王，也都互相手持扫帚，清道相迎，终于引发了朝代焚书坑儒的灾祸。如今的状况与当时没什么两样。”申屠蟠因此而隐居于梁谿山中，靠着树而建屋，自己如同佣人一样自己干事。过了两年，范滂等人果然遇到由于结朋党而酿成的灾祸，有的被处死，有的被刑罚，只有申屠蟠没有参与对朝政的议论之争而免于灾难。

辩 奸 第 二

【提要】

本篇作者根据辨别的难易程度及危害的大小，通过一些实际事例，对于公开作恶的奸人与暗地作奸的两大类奸人依次区分，详加辨别。其中还涉及面对小奸恶的立身处世之道。

【原文】

太公封于齐，齐有华士者，义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，人称其贤。太公使人召之三，不至，命诛之。周公曰：“此齐之高士也，奈何诛之？”太公曰：“失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，望犹得臣而友之乎？望不得臣而友之，是弃民也；召之三，不至，是逆民也。使一国效之，望谁与为君子？”

【译文】

太公被封于齐国。齐国有位名叫华士的人，不臣服于天子，也不亲近诸侯，人们称赞他为贤人。齐太公三次派人召他前来，他都不来，于是下令杀他。周公说：“他是齐国的一位高士，为什么要杀他呢？”太公说：“他不臣服于天子，也不亲近诸侯，怎么还能指望他与我友好呢？既然不能指望他与我友好，他就被

抛弃的人；我召他三次都没有来，他就是一个叛逆之人。如果全国的人都效仿他，那还指望谁能成为正人君子呢？”

【原文】

管仲有疾，桓公往问之曰：“仲父疾矣，将何以教寡人？”管仲对曰：“愿君之远易牙、竖刁、常之巫、卫公子启方。”公曰：“易牙烹其子以饯寡人，犹尚可疑耶？”对曰：“人之情孰不爱其子也？其子之忍，又何有于君？”又曰：“竖刁自宫以近寡人，犹尚可疑耶？”对曰：“人之情孰不爱其身也？其身之忍，又何有于君？”公又曰：“常之巫审于死生，能去苛病，犹尚可疑耶？”对曰：“死生命也，苛病失也，君不任其命，守其本，而恃常之巫，彼将以此无不为也。”公又曰：“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，以父死而不敢归哭，犹尚可疑耶？”对曰：“人之情孰不爱其父也？其父之忍，又何有于君？”公曰：“诺。”管仲死，尽逐之。食不甘，宫不治，苛病起，朝不肃。居三年，公曰：“仲父不亦过乎？”于是皆复召而反。明年公有病，常之巫从宫出曰：“公将以某日薨。”易牙、竖刁、常之巫相与作乱。塞宫门，筑高墙，不通人，公求饮不得；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。卫公闻乱，慨然涕出曰：“嗟乎！圣人所见，岂不远哉！”

【译文】

管仲生了病，齐桓公前去看望他，说：“仲父您有病了，对我有什么教诲的话吗？”管仲说：“希望您远离易牙、竖刁、常之巫、卫公子启方。”齐桓公说：“易牙烹了他的儿子来满足我的愿望，对他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从人的情感来说，谁不爱他的儿子呢？既然易牙能忍心烹煮自己的儿子，那么对您又有什么不忍心的事呢？”桓公又说：“竖刁甘当太监，来宫

中侍奉我怎么能怀疑他吗？”管仲说：“人情所至谁不爱惜自身呢？他能使自身忍受那不能忍受的痛苦，对您国君还能有什么爱怜呢？”齐桓公又说：“常之巫能辩明人的死生，又能治疗疾病，怎么能怀疑他吗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人的死生是命中注定，生病是阴阳失调的结果，国君您不听任天命，守其本分，而只是凭着常之巫，他将会凭着这一点而没什么作为。”齐桓公又说：“卫公子启方侍奉我已经十五年了，他的父亲去世了，他都不敢回去哭丧，还能够怀疑他吗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人情所至谁不爱他的父亲，对他的父亲能够这样忍心，对您又有什么爱可言呢？”齐桓公说：“对。”管仲死后，齐桓公把易牙等人都驱逐出官外。这时齐桓公吃饭觉得无味，身体也生病了，国家的大事也混乱了。过了三年，齐桓公说：“仲父的意见不对。”于是把易牙等人又都召了回来。第二年恒公有了病，常之巫从官中出来说：“桓公将要在某一天死去。”易牙、竖刁、常之巫一块作乱，堵塞了官门，筑起了高墙，使人无法通行，使桓公连水都喝不上。卫公子启方率领四十书社的人犯上作乱，卫公听说齐国大乱，很有感慨地流着眼泪说：“唉，圣人的见识，真是高远深刻啊！”



【原文】

唐肃宗子，建宁王愬，性英果，有才略，从上自马嵬北行，兵众寡弱，屡逢寇盗。愬自选骁勇居上前后，血战以卫上。上或过时未食，愬悲泣不自胜，军中皆属目向之。上欲以愬为天下兵马元帅，使统诸将东征。李泌曰：“建宁诚元帅才，然广平兄也，若建宁功成，岂使广平为吴泰伯乎？”上曰：“广平，冢嗣也，何必以元帅为重？”泌曰：“广平未正位东宫，今天下艰难，众心所属，在于元帅，若建宁大功既成，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，同立功者，其肯已乎？太宗太上皇，即其事也。”上乃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，诸将皆以属焉。愬闻之谢泌曰：“此固愬之心。”

【译文】

唐肃宗的儿子建宁王愬，性情英明果断，有雄才和谋略。跟从皇上从马嵬向北行，兵众人数少而且都是老弱，常常遇上寇盗。愬挑选了一些骁勇的士兵，经常护卫在皇上的前后，遇到作战时，他奋勇血战，来保卫皇上。皇上有时过了吃饭的时间还没有吃上饭，愬便悲痛哭泣，以至心中不能忍受。军中的人都在拿眼睛看着他。皇上想要让愬作天下兵马元帅，带着将士东征。李泌说：“建宁王确实有元帅的才干，但广平是兄长，如果建宁功成，难道要使广平成为吴泰伯一样的出逃者吗？”皇上说：“广平是皇位继承人，何必看重元帅这一官位？”李泌说：“广平还没有正位东宫，如今天下没有平定，众心所属，都在于元帅这一官位。如果建宁大功告成，陛下您虽然不想把他作为君位的继承人，一同立功的那些人，肯轻易答应吗？太宗太上皇，就是这种事例。”皇上于是就任用广平王做天下兵马元帅，诸将都归他统领。建宁王愬知道这事以后，很感谢李泌，并说：“这本来是愬的

心愿啊！”

【原文】

明少保胡世宁，为左都御史掌院事，时当考察，执政请禁私谒。公言：“臣官以察为名，人非接其貌，听其言，无以察其心之邪正，才之长短，若摒绝士夫，徒按考语，则毁誉失真，而求激扬之当，难矣！”上是其言，不禁。

【译文】

明少保胡世宁为左都御史执掌院事。当时正要对官员们进行考察，职责要求他禁绝私人拜见。他说：“我是监察官，去考察某人，如果不看其容貌，不观其举止，听其言谈，就没有办法考察出他心术的邪正，才能的大小。如果禁止接触那些官员，只按考语评定，对该批评的该表扬的，反映出的情况未必真实，要求做得十分恰当是很难的。”皇上认为他说得对，不再禁止。



【原文】

曹魏时，何晏、邓飏、夏侯元并求傅嘏交，而嘏终不许，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，谓嘏曰：“夏侯太初，一时之杰士，虚心于子，而卿意怀不可交，合则好成，不合则致隙，二贤若睦，则国之休，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。”傅曰：“夏侯太初，志大心劳，能合虚誉，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。何晏、邓飏，有为而躁，博而寡要，外好利而内无关键，贵同恶异，多言而妬前。多言多衅，妬前无亲。以吾观之，此三子者，皆败德之人尔，远之犹恐罹祸，况可亲之耶？”后皆如其言。

【译文】

曹魏时何晏邓飏夏侯元都想和傅嘏交朋友。而傅嘏始终不答应。几个人便通过荀粲进行说合。他对傅嘏说：“夏侯太初，是当今的豪杰之士，对您表示虚心，但您不愿和他结交。假如你们相互结交，一切事情便能好办，你们如果不交结，那就容易让别人钻空子。他二人如果关系和睦，那便是国家的吉祥。这就是藺相如对廉颇表示谦让的原因。”傅嘏说：“夏侯太初，志向很大，劳心费神，喜好虚誉，确实是所谓利口覆国之人。何晏邓飏，有点作为，然而性格急躁，虽然博学但却不得要领，好追求私利，内心不了解事物的关键、要领，贵同恶异，爱好多说话忌妒别人。爱好多说，带来的祸患就会多。忌妒别人，就会没有人亲近。我认为这三个人都是道德败坏的人，疏远他们，都怕遭到祸患，更不用说亲近他们呢！”后来的情况，都如傅嘏所说的那样。

【原文】

宋神宗时，王安石行新法，任用新进，司马温公贻以书曰：“忠信之士，于公当路时，虽齟齬可憎，后必得其力；谄谀之

人，于今诚有顺适之快，一旦失势，必有卖公以自售者。”已而吕惠卿代安石为相，果如温公言。

【译文】

宋神宗的时候，王安石推行新法，提拔任用了一些人。司马温公给他写信说：“讲忠信的人，在您掌权的时候，虽然彼此合不来，觉得可恨，今后必然会得到他的帮助。谄谀奉承的小人，如今对您确实言听计从，一旦您失势，必然会出卖您，来表现自己。”后来吕惠卿代替王安石作了宰相，情况确实如温公所说的那样。

藏 锋 第 三

【提要】

本卷将通过一些实际的事例，主要从：1.在仕途上图谋进取时的深藏不露；2.得势显赫时隐忍避祸；3.以及坚守节操与隐藏机锋的关系；4.选拔和使用人才；四个方面来论述藏锋的妙用。

【原文】

宋曹玮久在秦州，累章求代。真宗问王旦谁可代者，旦荐李及，上从之。从咸谓及虽谨厚有行检，非守边才。杨忆以众言告旦，旦不答。及至秦州，将吏心亦轻之。会有屯驻禁军白昼掣妇人银钗于市，吏执以闻。及方观书。召之使前，略加诘问，其人服罪。及不复下吏，亟命斩之，复观书如故。将吏俱惊服，不日声誉达京师。忆闻之复见旦曰：“向者相公初用及，外廷之议，皆恐及不胜其任，今及才器乃如此，信乎相公知人